

慕璃

听说 你在 暗恋我

【时间赠予的最甜的礼物】

苏萌版《时空恋旅人》
时空错位，而你一直在。

最佳的撩汉姿势：回到他小时候，陪伴他！
最佳的撩妹方式：高颜值、装可怜、求关注。
只要她喜欢，他愿意在她面前隐藏所有心机和凶狠，
做一个单纯的小孩。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慕璃

听说
你在
暗恋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说你在暗恋我 / 慕璃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221-14357-0

I. ①听…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5055号

听说你在暗恋我

慕璃 著

出版人 苏 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杜莉萍

责任编辑 胡 洋

特约编辑 周丽萍

装帧设计 颜小曼

封面绘画 顾小屿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11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4357-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7878871

目 录

第一章

「十年后和十年前的交错」

001

八年前被抛弃的记忆汹涌而来，
他却早已在这些年的等待和寻找中失去了宣泄的力气。

第二章

「很重要的事」

017

俞知乐觉得余子涣的眼中仿佛落满了星辰，
耀眼得过分。

第三章

「以后我养你」

029

「我会考上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以后我养你。」

第四章

「气人的懂事」

048

高兴时有人能分享，难过时有人来安慰，
有困难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找家里帮忙。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	---

第五章

—曲线救国的成果—

058

在他以为自己将永无天日之际，却有一道微弱却顽强的阳光破开遮天蔽日的阴霾照了进来。

第六章

—过年心情好—

072

在他心疼的同时，心底深处确实又有看暗暗的庆幸，庆幸她从云端坠落，落到了深陷泥沼的他身边。

第七章

—是时候了—

087

如果我有选择，我一定不会抛下你，但我没有。

第八章

—新的开始—

117

现在是2015年6月21日，距你在2007年失踪整整八年，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你是在两天前。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九章

「不想把你当姐姐」 136

他的声音又像是最醇厚的烈酒，烧得俞知乐脸颊发烫，低下头不敢看他。

第十章

「旧人与新同事」 162

这是你第一次说喜欢我。我也好喜欢，好喜欢你，从很久以前就这么喜欢你了。

第十一章

「我就在这儿」 186

不给你吃点亏，怕你不长记性，以后把我忘了。

第十二章

「生日宴和生日礼物」 198

因为失去了光源，没有了伪装的必要。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	---

第十三章

—跳梁小丑— 210

反正不管别人的立场是什么，她就是站在余子焕这边说话，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

第十四章

—最后一个忧虑— 220

我之前坚持喝牛奶是为了一个人，现在我已经没有理由自虐了。

第十五章

—得偿所愿— 235

不开心的事都结束了，以后我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第十六章

—时间送的礼物— 243

我现在过得太幸福了，总担心我是在做梦，怕万一梦醒了，又只剩我一个人。

番外：

—此生不换— 255

第一章

十年后和十年前的交错

八年前被抛弃的记忆汹涌而来，他却早已在这些年的等待和寻找中失去了宣泄的力气。

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本市近期因市民休息时忽视门窗的关闭而导致的人身受到侵害、财产受损案件频发，治安管理松懈的居民小区和出租房屋成为案件易发地点。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人身、财物安全，尤其是独居女性，在夜晚休息前，应注意检查门窗是否妥善关闭，以减少入室盗窃案件的发生。

读到本地新闻中的这段话，俞知乐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停滞在手机屏幕上不再往下滑。她为了省电没有开灯，屏幕透出的幽幽白光映在她发愣的脸上，生动地诠释了“面如死灰”四个字。她看着“出租房屋”和“独居女性”两个词组一个激灵，将手机朝下一扣放到床上，蹿到窗边，

上下打量起上面老旧得形同摆设的窗门。

“叮咚——”

在正对自己人身财产安全心生疑虑的俞知乐耳中，这不轻不重却突如其来门的铃声不亚于平地一声雷，她头皮都一下炸开了。甩了甩身上泛起的鸡皮疙瘩，俞知乐反应过来是有人在敲门，却想不出会是谁来找她，转过身向门口蹭去的动作格外慢吞吞。离开了窗外落进来的微弱余晖，她霎时被四面八方而来、一拥而上的黑暗包围。失去光线的掩护，老房子特有的霉味便无所遁形，时刻提醒着俞知乐她住的地方陈旧不堪，并不能提供多么牢靠的安全保障。

她没有急着开门，而是先扒在猫眼上张望，借着楼道昏黄的灯光，看到一个面善但陌生的年轻男人站在门前。

俞知乐见他等了好一会儿没人应门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神情，看起来不像是坏人，开口问道：“请问找谁？”

年轻男人听到门后的声音，立刻面带微笑地说：“你好，请问是俞知乐小姐吗？”

俞知乐听他说出自己的名字，脑中立即警铃大作。

她大学刚毕业，搬到这里没多久，又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知道她的身份？联想到她租住的小区老旧的设施和比设施更老的保安大爷，以及刚刚才看到的警方提醒，她瞬间将外面的年轻男人从卖保险的一路升格为入室抢劫杀人的凶徒，“咔嚓”一声反锁了大门。

年轻男人听到这动静表情一僵，似乎没想到俞知乐的戒备心这么强，回头向身后看了看，又转过来说：“别误会，我以前也是这里的住户，只是想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拜托了。”

俞知乐见他说得诚恳，打开玄关的灯，犹犹豫豫地把木门开了条缝，

但没打开外面的老式防盗铁门，就在木门的门缝处露了个脸：“问吧。”

年轻男人见她终于肯露真容松了一口气，不过在看清她长相的瞬间表情变了几变，很有些诧异，半天没开口。

躲在门后的女人看不到身形，只能看见她光洁的脸蛋、尖尖的下巴和即便在光线不够充足的条件下也又圆又亮的大眼睛。不管怎么看，都是一张没怎么被岁月摧残过的年轻女孩的脸。

“你是俞知乐？”好一会儿，年轻男人才满脸困惑地问。

俞知乐被他的态度搞得莫名其妙，这语气听起来好像她不应该是俞知乐一样，就像明明主动打了电话却反过来问她是谁一样，就点了点头没说话，同时手紧紧捏着门沿，随时准备关门。

年轻男人又回头向后看，俞知乐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站在楼梯口的另一个男人。

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俞知乐的门口因为年轻男人时不时地跺脚维持着昏暗的光线，楼梯口的男人一直不出声，自然始终隐于黑暗中，只能看出个大概轮廓。

俞知乐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儿是“同伙”，正想关门，又听年轻男人问：“你有二十岁吗？”

俞知乐眉头紧皱，更不想再和他废话。

“你有没有和你长得很像的姐姐或是阿姨？三十岁左右的……”

俞知乐唰地关上门，在门合上的前一瞬，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楼梯口那个男人身上。

他穿着合身的西装，勾勒出宽肩窄腰的好身材，肩线平直挺阔，颇长的身形倚在楼梯扶手边，微微低着头，双手插在裤兜里，浑身散发出

的精英气息和老旧的住宅楼格格不入，他好像只是在等人，并不是很在意俞知乐这边的情况。

但在她看他时，他也忽然抬头看过来，一双黑眸直勾勾地盯着她，惊得她心都漏跳了一拍。

关上门后，俞知乐背靠着门缓了半天才定下神，那双黑暗中亮如星辰的眼睛里包含的情感太过汹涌强烈，她竟不知该如何形容，更想不起她什么时候招惹过这样两个人。

外面两人在楼梯口说了几句话，可隔着门又离得有些远，俞知乐并未听清。又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两人似乎已经离开，她打开一道门缝探头瞧了瞧，确认楼道上已经空无一人。

俞知乐认定那两人没安好心，又被“出租屋频发的入室盗窃案件”新闻搞得一惊一乍，之后几天都有些神经过敏，总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但她刚搬新家没多久，还有很多事没安排妥当，又要烦心找工作，相较之下这种捕风捉影的事似乎便不值一提了。

又是一天外出面试却劳而无获，俞知乐下了公交车，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回走。一进小区，弥漫在每一个角落的家常饭菜油烟味儿更是触动了她想家的神经，眼圈毫无征兆地一红，却还是把眼泪憋了回去。

“小俞下班啦！”自备折椅坐在路边的王大爷笑呵呵地和她打招呼。

王大爷是俞知乐那栋楼一楼的住户，年约八十，患有老年痴呆症，奇怪的是很快就记住了她，每天被保姆带出来晒太阳时见到她都会主动打招呼。

这个时间他的住家保姆大概在做饭，把王大爷放出来和其他老头老太聊天。稀奇的是一堆老年人中站着一个高大的年轻人，背对着俞知乐

和老人们聊天。

俞知乐觉得这人的背影有些眼熟，不过没多想，也笑着和王大爷问了好。

王大爷对她招招手，笑得见牙不见眼：“小俞快过来，你弟弟在这儿呢。”

俞知乐一头雾水，她哪儿来的弟弟？

那个年轻人此时转过身，还是那种钩子一样几乎要刺进俞知乐肉中的强烈目光，她立刻想起为什么会觉得他眼熟了。他不正是那天奇怪的两个男人的其中一人？怎么又来了？莫不是踩完点要下手了？

不过只是一瞬间，年轻人又掩去了眼中的锋芒，整个人透露出温和有礼的气质，对待周围絮叨的老人没有一丝不耐烦，眼中的笑意也是真诚而亲切。

俞知乐却满心慌乱，不敢再去看他，含糊地应了一声，步子大小不变，却在脱离老人们的视线后不断加快两脚交替的频率，飞也似的往楼里逃。

年轻人还在和王大爷说话，但眼角的余光却从未离开过俞知乐，见她几乎小跑起来，眼神一凛，和老人们笑着示意了一下，迈开步子追上去。

俞知乐不敢回头，但她身后有力的脚步声，绝对不会是来自老人。她心头一阵慌乱，踩着黑色小高跟飞快地爬楼梯，到二楼时还崴了一下，但一秒也不敢多停留，咬牙忍痛继续向上走。

俞知乐进楼时关上了最外面的铁门，年轻人拉了一下没拉开，立刻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开门，但此时俞知乐已脱离他的视线，他难以抑制心中不好的预感，三步并作两步往上冲，可别说楼梯上，就连俞知乐租住的三楼楼道，都看不见她的踪影。

他感到心脏开始发紧地疼，伸手想按门铃，却在即将碰到的时候停

了下来。

他在害怕，害怕得连轻轻按下那个按钮的勇气都没有。

闭眼深呼吸了一下，余子涣狠狠按下门铃，按一下还不够，连着按了不知多少下，在他停手后还“叮咚叮咚”地响了好一会儿。

没有声音。

除了余子涣自己擂鼓一般的心跳声，整个楼道静得吓人，门后更是没有任何风吹草动。

没有人前来开门，甚至连小心地伪装成不在家、却趴在门上偷听的声音都没有。

余子涣的心忽然也静了下来，他垂眼掏出从房东那儿借来的钥匙，先打开防盗门，再打开里面的木门，整个过程冷静得不像话。

进屋后视线从各种杂物上一一扫过，将所有房间全部检视过一遍后，余子涣站在客厅中央直愣愣地发呆，八年前被抛弃的记忆汹涌而来，铺天盖地的愤怒、不解和悲伤在胸中嘶吼，他却早已在这些年的等待和寻找中失去了宣泄的力气。

手机铃声响起，他看都没看是谁的来电，机械性地接通道：“喂。”

“怎么样了，她是你要找的人吗？”聂洪雀跃的声音涌进余子涣的耳朵。

“她……”余子涣开了口，却意外地哽咽了一下，他顿了顿，眼圈泛红却极力让自己笑，可根本掩不住话里的苦涩，“她又不见了。”

俞知乐一瘸一拐地走到自家门口，哆哆嗦嗦地掏出钥匙，对了好几下没对上锁眼。这时她才从慌乱中略回过些神，察觉到防盗门上的铁锈似乎少了很多。她愣了几秒，从弯腰低头开门的姿势直起身，缓慢而僵

硬地抬起头打量四周。

虽然还是这两天进出的楼道，可微妙地有着些许不同，比如墙面没有那么脏了，窗户没有那么灰蒙蒙了。简而言之，所有东西看起来都褪去陈旧，焕发着一种与往日不同的生机。

俞知乐发愣这一会儿工夫，门内传出一阵不小的动静。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猛地打开门，抱着一个脏兮兮的足球雄赳赳气昂昂地闷头往楼下冲，留下大脑彻底当机的俞知乐傻呆呆地和跟在男孩身后的少妇大眼瞪小眼。

“一会儿记得回来吃饭……”少妇对男孩的喊话在看到俞知乐的瞬间气势全无，她尴尬地挤出一个笑容说，“你好，你是小亮学校的老师？小亮最近在学校没闯祸吧？”

俞知乐低头看了一下自己为求职而穿的正装，明白对方这是误会了，连忙摇头解释道：“不，我不是老师。”

少妇一听这话，状态放松许多，笑容也自然了：“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小亮的老师来家访，让你见笑了。”

趁少妇说话的时候，俞知乐向屋内望了好几眼，发现里面的格局和她租的房子虽然一样，但根本看不到属于她的东西。

视线再一扫，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挂历，上面明晃晃印着四个硕大的数字——2005。

俞知乐脑中“嗡”的一声，根本听不见少妇的声音了，她抓住少妇的小臂，急切地问：“今年是几几年？”

少妇被这突兀的问题问得一怔，不过还是老实地答：“2005年啊！”

俞知乐本来抱着她走错门洞、而这家人挂着十年前的挂历的希望被撕得粉碎。少妇见她失魂落魄的样子又关心了她几句，可是俞知乐脑

袋晕乎乎的，什么也听不进去，胡乱应了几句，就在少妇关切的目光中恍恍惚惚地下了楼。

走到底楼，推开掉漆还没有十年后那么严重的铁门，六月底的夕阳还没完全下山，可是俞知乐眼前却一阵阵发黑。

她好不容易念完了大学，还没来得及展开新生活，怎么就回到十年前了呢？

她现在的处境比起前两天的窘迫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在2015年她有身份有学历，还有老家这个最后的避风港，可现在呢，她成了一个黑户，没有有效的学历，有亲却不能认，否则要置真正十二岁的自己于何地？

“小野种，谁允许你和我们一起踢球的？”一个属于变声期少年特有的公鸭嗓打断了俞知乐的沉思，她循声望去，看到了不远处划作活动场地的空地上聚集了一群下至十一二岁上至十三四岁的男孩，其中就有刚才那个小亮。

出声的男孩大概是这群小少年中的头头，在一群小豆丁里算得上人高马大。俞知乐本来对小孩子之间的掐架没什么兴趣，只是这男孩骂得太难听，作为一个成年人不由得为祖国的花朵过早地被污浊的世界荼毒而感到痛心。

好吧，她其实就是想看热闹。

被称作“小野种”的男孩被围在了中间，比起过早发育的“老大”，还是一副小孩子的模样，纤细的身形在“老大”膀大腰圆的对比下更显孱弱。

“老大”一口一个“小野种”，还攻击说他母亲有脏病，他也一定有，让大家都离他远点免得被传染。

俞知乐越听越不像话，这下是真起了要插手制止的心思，正要起身，

却被一直垂着头、任由“老大”满嘴喷脏不言语的男孩眼中透出的寒光震住了。

他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但此时这双眼睛中的冷意和凶悍却透过他额前细软的碎发准确无误地传递出来，下一秒，他就向“老大”扑了上去。

只听一声杀猪般的号叫，“老大”脸上立时多出三道血痕，男孩却没就此住手，压住对手狠命地揍了好几拳，但很快被其他男孩手忙脚乱地拖开。

回过神的“老大”恼羞成怒，对跌倒在地男孩拳脚交加，还招呼其他人一起动手。

俞知乐噌地站起来，大声喊道：“你们是四中哪个班的？”

四中是离这个小区最近的中学，俞知乐推测这些男孩应该都是那儿的学生，而且她现在这身打扮似乎挺能唬人，就让他们误以为她是四中的老师好了。

这一声吼震住了这群半大孩子，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互相用自以为小声的音量说着好像没见过这个老师。

俞知乐趁热打铁，继续说：“都别跑，告诉我你们是哪个班的，明天让你们家长……”

说“都别跑”其实是在暗示他们快跑，果然话还没说完，这七八个小孩就一哄而散，只留下被围殴的男孩在原地。

俞知乐上前蹲下，想将男孩扶起来，却被毫不留情地推开了。男孩强撑着直起身，抹了一把额角的血，将白生生的面孔染得黑红交加，越发惨不忍睹，他却浑然不在意，捂着腹部被踢后作痛的位置，一瘸一拐地往回走。

俞知乐在初夏的傍晚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萧瑟寒风，这个小区的男

孩是不是都看不见她？小亮是这样，这人也这样，她的存在感是离家出走了吗？

“我看你伤得挺重的，需不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俞知乐连自身都难保，却还是上前关切地询问，顿时觉得自己的形象都高大了不少。

才不是因为人家小男孩长得好看。

男孩冷漠地侧目看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看得俞知乐不自在地移开目光左右环顾，好一会儿他才开口道：“你不是四中的老师。”

被当面拆穿的俞知乐有些尴尬，难得热心一回的她顿感无趣，悻悻地缩回手，却在看到男孩险些踉跄着摔坐在路边时再次手快于脑，一把扶住了他。

这次没有被推开，大约因为男孩实在疼得厉害。

被俞知乐搀扶着走到自家门洞，他皱眉想从口袋里掏钥匙开铁门，却因为右手扭伤无法动作，只好别扭地用左手，但扯动了腹部的瘀伤，虽然极力想忍住，但还是从齿缝间溢出小声的痛呼。

俞知乐抬头看了看这楼，真是巧了，她也有这门洞的钥匙。于是俞知乐松开扶住男孩的手，男孩微不可见地侧了下脸，似乎在探究她的意图。

俞知乐掏出2015年房东给她的钥匙，打开了铁门，又轻轻扶住男孩，偷偷打量了下他的小身板，问道：“你家住几楼？还走得动楼梯吗？要不要我背你？”

男孩没有回答，径直向楼梯走去，也不等俞知乐，像是因被她看轻而犯了倔。

俞知乐一愣，很快赶上去，不敢再说什么，怕又不小心触及刚迈入青春期的少年敏感的神经，只不远不近地跟在男孩身旁，看他支撑不住时才搭把手。